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一登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衆不差輒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一之二

內攝頌曰

六衆教非理 大路及小路 佛今彰勝德

廣說昔因緣^重 因鼠獲多財 醫王心起慢

爲說智馬事 非聖勿稱量

爾時世尊令諸耆宿苾芻應爲次第教授苾
芻尼時六衆苾芻至其次日便往詣彼苾芻
尼處共彼諸尼言話戲笑或以身手互相捫

摸於彼尼中有愛樂者共作非法若不受者
即不隨彼遂於廊下經行出嫌罵語時彼苾
芻尼樂少欲持戒者便以其事往白苾芻苾
芻聞已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雖當次第不應
令彼六衆苾芻教授尼衆時彼六衆雖聞此
教自爲次第教授諸尼還復如前共作非法
佛言若不衆差不應教授是時六衆聞是語
已俱出界外自相差遣還同前過佛言不應
界外而相差遣聞斯語已是時六衆便於界
內取病者欲不問餘人佛言不應如是別衆

差人當於十五日復灑陀時衆僧普集應當
差遣教授尼人應如是差先當問能汝某甲
能教授苾芻尼不彼應答言我能今一苾芻
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爲教授苾芻尼人
此某甲樂欲當教授苾芻尼若僧伽時至僧
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爲教授苾芻尼
人此某甲樂欲當教苾芻尼白如是次作羯
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爲教授苾芻尼
人此某甲樂欲教授苾芻尼若僧伽許差苾

芻某甲爲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樂欲當教
授苾芻尼若諸具壽許差某甲爲教授苾芻
尼人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今許差某甲
當教授苾芻尼竟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諸苾芻聞世尊說今差教授苾芻尼人遂
登一
不簡擇即便差遣佛言若自不調能調於他
若自不靜能靜於他若自不安能安於他自
不斷滅能斷滅他自陷欲泥能拯濟他者無
有是處告諸苾芻曰不應不爲簡擇輒便差
遣若苾芻具七法者衆應差教授苾芻尼云

何爲七一者持戒二者多聞三者住耆宿位
四者善都城語五者不曾以身汙苾芻尼六
於八他勝法善能分別七於八尊重法能善
解釋云何名持戒謂於四波羅市迦法一無
虧犯云何多聞謂能善誦二部戒經云何住
耆宿位謂受圓具滿二十夏或復過此云何
善都城語謂能善解王都言音語通方域云
何不以身汙苾芻尼謂曾不與尼以身相觸
設曾身觸此非已如法說悔云何分別八他
勝法謂於初八善識闡遮云何善解八尊重

法謂於八事善能開演若苾芻具七法衆應
差作教授苾芻尼人如世尊說若具七法衆
應差遣教授尼衆者時六衆苾芻雖不被差
便行教授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不
被衆差而便自往教授尼衆以此因緣具白
三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便問六衆廣
說如前種種訶責乃至我今爲諸苾芻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僧不差自往教誡
苾芻尼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
學處已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

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娶妻之後婦每生子便即命終後於異時妻復有娠時婆羅門知是事已以手支頰懷憂而坐有鄰家老母來至其所告言婆羅門何故懷憂支頰而住答曰我婦薄福每所生子便即命終今復有娠設生還死寧得不憂老母報曰若至汝妻誕孕之日當宜喚我後時其妻至誕生日即喚老母至婦所見誕一男老母取兒淨澡浴已持鮮白氍毹周而裹身上妙生酥置於口內授與使女告云汝可抱此孩兒安四衢大路若

見沙門婆羅門行過之時汝應殷重致敬告諸人曰此小孩兒禮聖者足至日暮時若命存者即可持歸若命不存隨處當棄汝可歸還是時使女隨教抱兒往四衢大路安在道邊諸外道輩於晨朝時禮諸天廟涉路而遇是時使女遙見彼來遂便致敬指示孩兒告言聖者此小孩子禮聖者足彼呪願云令汝孩子無病長壽天神擁護父母所願悉今圓滿復有衆多耆年苾芻入室羅伐城欲行乞食亦從此過使女見之亦同前告白時諸苾

芻如上呪願爾時世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欲行乞食亦從此過時彼使女見世尊來殷重至心五輪著地禮世尊已指示孩兒合掌白佛此小孩子禮世尊足世尊^{登一}言曰今汝孩子無病長壽天神擁護父母所願悉令圓滿如是致敬至日暮時就觀孩子見命尚存抱持歸舍家人見問孩子活不報言得活又問汝抱此兒安在何處報云在大路傍父母欣悅便集宗親爲大讌樂欲與孩兒施立名號諸人議曰今此孩子初誕生已

置之大路宜與此兒名爲大路此大路童子由勝資養身速長大學諸藝能書算等技廣如上說於婆羅門所有法式著衣取食灑淨軌儀唱誦音聲咸盡其妙善四明論解六作業具大智慧有五百童子就其受學時婆羅門不能離欲如有說云若人渴逼便飲鹹水渴更增多如貪婬者習欲之時貪更增長婆羅門染欲不捨婦更有娠將誕之時還命老母其母至已看其誕孕見產一男還復同前淨洗浴已裹以白氈授與使女告云可持此

子安大道邊如前教示時彼使女稟性嬾惰便抱孩子置小路邊見有沙門婆羅門外道內道及以大師同前指示皆爲呪願廣說如上至日暮時孩兒存活持抱歸舍父母歡喜問使女曰汝抱此兒安在何處報云安小路一傍父母即便廣設大會與子立名皆云此兒欲求長命置小路傍應與此兒名爲小路既漸長大今其受學其師先教讀悉談章稟性愚鈍道談忘悉道忘談時親教師報其父曰我昔曾教衆多童子未曾見此愚鈍小兒

大路童子少授之時多所領解然此童子道悉忘談道談忘悉我實不能教其學問父聞語已便作是念非一切婆羅門皆有文學宣可教其闇誦明論將付明師令教誦業師乃教誦明論道蓬忘筭道筭忘蓬此蓬筭二字聲是婆羅門四

明論中秘密之字能含多義統攝人神習誦之者廣生福智凡般初學皆以手逐聲今其誦習亦云闇陀聲是節斷義然悉談蓬筭字不可翻是故存其梵韻耳是時彼師告其父曰我昔曾教衆多童子未曾見此愚鈍小兒道蓬忘筭道筭忘蓬我實不能教其誦習時婆羅門聞斯語已復作是念非一

切婆羅門皆能誦習但作種姓婆羅門自然
得活亦何事辛苦由此童子稟性愚鈍時人
皆悉喚爲愚路父於愚路偏鍾愛念有請召
處必將隨逐後於異時父婆羅門身蒙重病
雖加醫藥漸就衰羸告大路曰我沒世後汝
無憂慮然愚路無識爾勿見輕安危共同始
終相濟盡兄弟義當憶吾語如佛言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會合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是語已即便命終二子悲號具辦凶禮送

至林所焚燒既訖懷憂而歸是時舍利子及
大目連與五百苾芻詣橋薩羅國人間遊行
至室羅伐城城中人衆聞舍利子及大目連
與五百苾芻欲來至此出城迎接爾時大路
於此城外在一樹下領五百人授其學業見
諸大衆俱共出城問學徒曰今此人衆欲何
處去學徒報曰此諸人衆聞舍利子及大目
連與五百苾芻欲來至此共出迎候大路問
曰彼二人者有何可觀我昔聞彼俱棄最上
婆羅門種於第二族刹帝利種沙門喬答摩

處而爲出家何足迎也彼門人中有摩納縛
迦崇重三寶前白師曰大師勿作是語彼獲
聖果有大威神若大師聞彼說法必當隨從
而求出家時諸學徒每於假日或觀城市或
往仙渠或採祠薪或禮天廟後因休假學徒
出行大路念曰摩納縛迦稱讚佛法我今宜
可竊往聽之便出城外見一苾芻樹下經行
往詣其所告言苾芻世尊妙法爲說多少時
彼苾芻即爲廣說十惡業道十善果報大路
聞已心生敬信告言苾芻我當不久還更重

來遂捨而去於後假日重詣彼苾芻所還請
說法苾芻即爲廣說十二緣生彼既聞已倍
生深信白言聖者我頗得於善說法律而爲
出家在如來所修梵行不時彼苾芻作如是
念我今宜可許其出家令駕法輶令持法炬
告婆羅門曰隨汝意樂婆羅門曰我於此處
衆所知識不能出家當詣他方爲出家事苾
芻遂即將向餘處而與出家并受圓具告言
具壽如佛所說有二種業一者讀誦二者禪
思於此二中汝樂何事答曰邬波駁耶二種

俱作便於晝日讀誦衆經未久之間善闡三藏於初後夜觀察思惟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撫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爾時大路既得果已便自生念我此讀誦勤苦思惟所應得者今已獲得我今宜往室羅伐城禮世尊足承事供養遂與五百門徒執持衣鉢漸次遊歷至室羅伐城時此城人聞

具壽大路將五百人從橋薩羅人間遊行欲來至此時諸大眾咸皆出迎時彼愚路與兄別後家業日衰遂至貧窮乞求活命見衆人出問曰何意諸君俱出城郭諸人報曰聖者大路與五百人從橋薩羅今來至此是故諸人出城迎接愚路聞已作如是念此諸人等非彼兄弟亦非宗親尚出相迎我是其弟因何不去即隨俱出與兄相見兄慰問曰愚路與汝久別若爲存養答曰辛苦爲活問曰何不出家答曰我既至愚至鈍誰肯教我出家

大路便念不知此弟有善根不因即觀察見
有善根雖有善根與誰相屬觀知屬已告言
可來與汝出家答曰善哉便與出家并受圓
具授一伽陀令勤習誦

身語意業不造惡 不惱世間諸有情

正念觀知欲境空 無益之苦當遠離

爾時愚路誦此伽陀雖經三月不能誦得有
諸牧人聞其誦聲悉皆闇得是時愚路起恭
敬心詣牧人處請授伽陀彼便爲說然諸佛
常法於二時中聲聞弟子悉皆普集一謂五

月十五日欲安居時二謂八月十五日隨意
之時若於初集來者各於師所受其學業所
謂思惟讀誦既受得已便於城邑聚落而作
安居若後集來者試曾受經更請新業有所
證悟皆悉白知時具壽大路所有弟子門人
各隨處安居已至後集時詣大路所試曾受
經更請新業有所證悟皆悉白知若愚鈍者
於六衆邊共相承事爾時愚路亦近六衆六
衆告曰愚路汝之同學各向師所請受學業
汝何不去請新業耶答曰我於三月誦一伽

陁尚不能得何暇求新六衆告曰具壽可不聞說所受之業若不習者日增生澀豈有不誦得伽陁耶汝今宜可求教誦者是時愚路見苦勸進便往到彼親教師邊白言大師幸願授我教誦之人大路聞已作如走念爲是愚路自發此心爲是傍人共相激發又更觀愚路自發此心爲是傍人共相激發又更觀察見被他人之所勸獎復觀愚路爲因勸讚方能受化爲因訶責堪化度耶觀由訶責方能受化遂乃手扼其頸推令出房責曰汝是至愚極愚至鈍極鈍汝於佛教欲何所爲是

卷一

時愚路乃於房外泣淚交脣而長歎曰我非在俗復非出家今受艱辛欲何控告世尊常於時時中或遊山澗或遊林藪或往屍林或遊於寺爾時世尊有因緣故往大路房到已便見愚路房外悲啼問曰汝今何意房外悲啼白言世尊我性愚鈍無聰慧力被親教師驅出房外旣非居俗復非出家今受艱辛無控告處世尊告曰理不如是牟尼聖教非是汝師於三無數大劫備受無量百千苦行圓滿修成六到彼岸之所持來然此聖教但

是我於長時具修萬行而自持來汝頗能於我邊親受誦不爾時愚路白佛言世尊我既至愚極愚至鈍極鈍云何能得於大師所親受學業爾時世尊伽陀告曰

愚人自說愚此名爲智者愚者妄稱智

此謂真愚癡

然佛世尊於受學者親教句字無有是處爾時佛告阿難陀曰汝可教授愚路時阿難陀唯然受勅教其讀誦而彼不能受持學業時阿難陀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佛

言世尊我既親侍大師受持法藏指搆徒衆婆羅門等爲其說法而我無容得教愚路爾時世尊便喚愚路授兩句法我拂塵我除垢此亦不能隨言記憶世尊見已知其障重教令除滅告愚路曰汝能與諸苾芻拂拭鞋履不白佛言能汝今宜去爲諸苾芻拂拭鞋履即奉教而作諸苾芻不許佛言汝等勿遮欲令此人除去業障其兩句法汝等應教時諸苾芻令拂鞋履教兩句法愚路精勤常誦此法積功不已遂得通利時愚路苾芻便於後

夜時作如是念世尊令我誦兩句法我拂塵
我除垢者此之字句其義云何塵垢有二一
內二外此之法言爲表於內爲表外耶爲是
真詮爲是密說作是思惟忽然啓悟善根發
起業障銷除曾所不學三妙伽陀即於此時
從心顯現

此塵是欲非土塵 密說此欲爲土塵
智者能除此欲恚 非是無慾放逸人
此塵是癡非土塵 密說此癡爲土塵
智者能除此癡毒 非是無慾放逸人
此塵是貪非土塵 密說此貪爲土塵
智者能除此貪毒 非是無慾放逸人

此塵是瞋非土塵 密說此瞋爲土塵
智者能除此瞋恚 非是無慾放逸人

此塵是癡非土塵 密說此癡爲土塵
智者能除此癡毒 非是無慾放逸人

勇無怠斷諸煩惱於須臾頃證阿羅漢果平
等運心愛憎無二破無明殼永出樊籠釋梵
智者能除此欲染 非是無慾放逸人
此塵是貪非土塵 密說此貪爲土塵
智者能除此貪毒 非是無慾放逸人

後思惟愚路苾芻見兄慈悲引臂喚起不離於座長舒其手如象王鼻隨逐而去大路迴顧見希有已問言具壽汝能證會此殊勝德愚路默然無對時彼愚路苾芻得勝果已諸外道輩共起譏嫌沙門喬答摩自云我證甚深妙法難知難悟非思量者之所能測大聰智人方能解了者斯誠妄說何以故今此愚路至愚極愚至鈍極鈍尚能證入何甚深耶世尊知已作如是念我此弟子德若妙高云何諸人皆起嫌謗今者宜應顯揚其德爾時

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往勑愚路今教授苾芻尼時阿難陀奉佛教已詣愚路所告言具壽大師有命令具壽教授苾芻尼愚路聞已便作是念何意世尊捨諸者宿大德苾芻今我教授苾芻尼衆意欲令我自彰勝德今我宜應滿大師意時有苾芻尼來入寺中請教授師問授事苾芻尼曰聖者誰爲我等作教授師報言具壽愚路彼尼聞已自相告曰仁可觀諸大德輕懷女人此之苾芻於三月中不持一領云何欲遣教授諸尼然彼諸尼有閑

三藏辯才無礙是大法師如何令彼來相教
授我等試當就禮其足至已致敬白雲阿遮
利耶存念王園寺苾芻尼衆畔睇逝多林苾
芻僧足奉問大德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
行不今令我等請教授師愚路答曰奧算迦
譯為方便此語意道汝所陳者皆是趣涅槃
之方便若譯為好或云爾者雖不異舊便非
方便之理爲此時存本字耳

彼尼聞已自相告曰此亦解
道奧算迦即辭而去至尼寺中諸尼問曰姊
妹誰當欲來教授我等報言是聖者愚路時
十二衆苾芻尼聞斯說已共相告曰仁等觀

諸大德輕懷女人彼苾芻於三月中不持一
頌云何欲遣教授諸尼廣說如上遂相告曰
姊妹我等六人當敷師子座高十二肘六人
當往室羅伐城於諸聚落衢路之所偏相告
令諸人當知明日王園寺有大法師辯說無
滯來教授諸尼說殊勝法若能聽者當得見
諦於生死內不復輪迴如是諸人來聽其法
愚路苾芻若當默然無有酬對大衆蚩笑由
此緣故令諸愚者不復更來教授尼衆作是
議已六人敷設高座六人徧告坊城隨所思

惟咸皆作了爾時愚路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次行乞食既得食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旋入房中繫念而住至日晡後從禪定起將一苾芻詣王園寺時彼寺內有無量百千大眾雲集或有先世善根之所警覺或有現緣共相啓悟時彼大眾見具壽愚路從遠而來共相問曰兩人俱至誰是法師有人告曰前是法師時諸大眾各生輕賤作如是語諸苾芻尼故心惱我此之愚路於三月內一頌不持豈能教授爲我說

法有作是說我等且觀若能說法當可聽之若故相調弄起去非損去亦非晚諸人咸坐共觀得失是時具壽愚路見師子座高便作是念爲相調弄爲敬重耶觀知相惱無心恭敬時具壽愚路便舒右手如象王鼻按其高座令使界小安庠就坐是時大眾處寬不能普見法師即便斂心入定既入定已隱身不現即於東方騰空而上現四威儀身出水火作十八變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神通已還居本座告諸苾芻尼曰我於三月受一伽陀

汝等樂欲聞其義不假令我於七日七夜於
一一字句分別其義亦未能盡即便爲說伽
陀之義身語意業不造惡者佛說不令有情
造諸惡業所謂身造三惡殺盜邪婬語爲四
罪妄語離間語麤惡語綺雜語意作三罪貪
瞋邪見此等諸罪世尊不欲令諸有情隨心
造作如是半頌善爲譬喻說未了時衆中一
萬二千有情皆悉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明見
真諦或得煥法或得頂忍或世第一法或得
預流一來不還或有出家證阿羅漢果或有

發趣聲聞菩提或獨覺菩提或無上菩提是
時大衆咸悉歸依佛法僧寶歎未曾有爾時
具壽愚路既爲諸人宣說法要示教利喜已
從座而去苾芻尼衆歡喜奉行時十二衆苾
芻尼不遂所懷默被無說時六衆等遙見愚
路從外而來各作是念今日愚路令衆多人
不生敬信六衆不能對面言告但問從者苾
芻曰愚路今日令幾人衆生不信耶答曰惟
空一有希奇曾無一人心生不信然佛世尊於婆
羅泥斯施鹿林所爲人天衆三轉法輪愚路

今時更復隨轉乃至半頌伽陀說猶未了令
諸大眾獲果無邊趣三菩提歸向三寶是時
愚路便詣佛所禮佛雙足在一面坐爾時世
尊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於我聲聞弟子之
中心善解脫者愚路是也爾時世尊讚歎持
戒速得解脫毀誓破戒沉溺生死告諸苾芻
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我今爲諸苾芻重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僧義如上不差遣者謂不作白二法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教誠者謂以戒定慧法而教授之除獲勝法者若得殊勝之法不差無過是故言除餘如上釋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於界外差人者衆得惡作罪被差之人若往教誠得墮罪若雖於界內差人而非褒灑陀日衆得惡作罪被差之人若往教誠得墮罪若雖於界內復是褒灑陀日然衆不集得罪同前若差法無過然非持戒得罪同前雖復持戒然非常多

戒速得解脫毀誓破戒沉溺生死告諸苾芻
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我今爲諸苾芻重制
學處應如是說

聞未滿二十夏雖滿二十夏然非善解都城
之語雖善解方言然曾汙苾芻尼不如法除
悔雖復清淨然於八他勝法不能分別教示
於凡此雖能說然於八尊法不能分別此等
諸法若不具足者衆得惡作罪被差之人悉
得墮罪若差遣如法衆德圓滿衆僧無過教
授者無犯若於住處無教授尼人者應爲略
教授法若苾芻尼來請教授人時若上座若
授事人應告彼曰姊妹苾芻尼僧伽和合清
淨無過犯不今此衆中無人樂往教授尼衆

汝等僧伽當謹慎勿放逸答曰奧算迦尼應
禮足而去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時諸苾芻咸皆有疑惑請世尊
斷除疑惑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十二衆
苾芻又十二衆苾芻尼何故欲與具壽愚路
作無利事反成大益唯願世尊爲說因緣世
尊告曰汝等苾芻非但今日欲作無利反成
大益乃往古昔斯等諸尼欲作無利反招利
益汝等應聽過去世時於一聚落有婆羅門
娶妻未久便生一息於後復誕一男如是乃

至生十二子年俱長大各並娶妻廣爲居宅
其母不久染患命終父旣年衰兩目青盲一
無所覩時彼新婦兒不在時便與外人行邪
惡事婆羅門善知聲相聞行聲時知是已子
知是他人聞彼行聲知非已子即訶叱彼新
婦曰汝莫如是造邪惡行時彼新婦知其瞋
已共相告語此婆羅門當與我等作無利事
我今宜可絕其美食便與麤飯投以醋漿時
婆羅門年旣衰耄不堪食時婆羅門告諸
子曰汝諸新婦與我麤食投以醋漿豈能濟

命時彼諸子告其婦曰汝等何因與父麤飯
和以醋漿婦告夫曰大翁福盡我等何過每
煮飯時於其釜中投以白米變成赤飯和以
美酪轉作醋漿其夫報曰何有斯理妻便答
曰仁若不信當可親觀諸婦議曰我已告夫
須求免過遂至陶師處告曰賢首汝頗能作
兩枚瓦釜口一腹二各容數升陶師曰與我
倍價我當爲作報言善陶師作已婦即酬直
持歸爲翁作食在私屏處於二釜中一隔內
投赤米一隔内置醋漿旣對夫前即便一隔

內投白米一隔內置美酪二釜俱熟遂告夫曰爲先與翁食君先食耶夫曰先奉我父其妻即於一釜中斟與赤飯次於一釜酌與醋

漿次至夫邊授以白糜并安美酪兒既見已白其父曰慈父福德實爾消亡同一釜中看

著白米及安美酪及其熟已變爲赤飯醋漿其父聞已竊作是念我從少小不行欺誑興立生計皆如法求財何故今時福業消盡蓋應是此惡行婦人自爲詐僞見欺於我老翁便伺人不在時獨入厨中摸諸釜器便閼捉

兩釜俱腹中有隔遂即持釜藏之屏處諸子既至持釜告曰汝等當知非我福盡釜今福盡說伽陀曰

諸子汝當知他釜一口腹吾今福業盡一釜兩腹生

時彼諸子見斯事已各忿其妻嚴加楚撻告云若更如是者當與重杖驅汝出舍是時諸婦聞是語已遂相告曰此老婆羅門共兒計校欲害於我我等宜應作餘方便斷其命根時有弄蛇人來入其宅諸婦問曰有毒蛇賣

不答曰須何等蛇爲死爲活報言死蛇忽作是念何意諸婦從索死蛇豈非有意欲毒殺此老婆羅門耶問曰欲酬幾價答曰隨汝所索然諸毒蛇被逼惱時毒在兩處謂頭及尾蛇師乃出一黑蛇以杖打殺截去頭尾取其中腹持付婦人時彼得已將用作羹羹既熟已持至翁所白言大翁有好肉羹能得食不時婆羅門作是念何處得肉與我作羹豈非方便欲殺於我復作是念我今老疾無濟念者何用活爲從是從非我當取食報新婦曰

必有肉羹將來我食授與食訖由羹氣故眼膜便開漸能見物然而詐云我死我死諸婦聞已願速命終白言尚有餘羹能盡食不報云能食其婦總皆授與重更食之眼轉明淨顧眄左右悉皆明察私心喜慶佯眠不起彼諸新婦如患眼時對婆羅門造諸非法婆羅門把杖忽起告云我今見汝勿復更然是時諸婦默歎無對汝等必芻勿生異念昔時婆羅門者即愚路是十二婦者即十二衆苾芻尼是往時欲害其命反成大利今時欲令恥

厚更彰聖德時諸苾芻更復有疑問世尊曰
具壽愚路先作何業得受人身至愚至鈍世
尊告曰此愚路苾芻曾所作業增長時熟果
報現前汝等苾芻凡諸有情自所作業善惡
果報非於外界地水火風令其成熟但於已
身蘊界處中而自成熟說伽陀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過去人壽二萬歲時有迦葉
波佛出現世間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薄伽梵
時聲聞衆有二萬人俱於婆羅痆斯國住愚
路是彼衆數明闡三藏爲大法師稟性慳法
曾不教人乃至四句伽陀亦不爲說命終之
後生在天宮從彼死已墮在人趣生販猪家
年漸長大屠_一猪爲業於其村側有一大河渡_{十九}
河不遠有一聚落節會日至屠者念言我今
若多殺猪持肉賣者儻無交易肉皆爛壞錢
有損失宜养猪命將至彼村至日方屠以賣
其肉此無損失得利尤多遂以繩縛猪安在

船上其猪喙觸搖動船艘其猪及船一時傾
沒救濟無處猪並命終時彼屠人亦隨流而
去於河岸邊有五百獨覺依林而住是時有
一獨覺取水河濱遙見一人隨流而下乃作
是念此汎流者爲死爲活審細觀察知是活
人即現神通長舒右手如象王鼻牽取其人
於乾砂潭合面而去時彼溺人吐水既盡即
便起立四觀方城見有人蹤尋跡而行至獨
覺處致禮敬已求依止住於日日中爲諸獨
覺採花摘果取諸根葉以相給侍時彼獨覺

各以殘食共相供濟時諸獨覺咸跏趺坐靜
慮而住屠人見已亦學跏趺類修不已得無
想定於後命終生無想天處從彼終已生此
人中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屠豬人者即
愚路苾芻是由彼昔時憚慄於法乃至四句
伽陀不爲人說又多屠殺諸畜生故復由生
在無想天中由彼業緣至愚至鈍是故汝等
苾芻不應慳法以清淨心爲他說法當如是
學於諸有情常生悲愍遠離邪定當如是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一